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杜陽雜編 第二卷

順宗皇帝即位歲，拘弭國貢卻火雀一雄一雌、履水珠、常堅冰、變畫草。其卻火雀純黑，大小似燕，其聲清，殆不類尋常禽鳥，置於火中，火自散去。上嘉其異，遂盛於水精籠，懸於寢殿。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，終不能損其毛羽。履水珠色黑類鐵，大於雞卵，其上鱗皴，其中有竅。云持入江海內，可行於洪波之上下。上始不謂之實，遂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，繫於左臂，毒龍畏五色絲。遭入龍池，其人則步驟於波上，若在地。亦潛於水中，良久復出，而偏體略無沾濕。上奇之，因以御饌賜使人。至長慶中，嬪御試弄於海池上，遂化為黑龍入於池內，俄而雲煙暴起，不復追討矣。常堅冰，云其國有大凝山，中有冰千年不釋。及實至京師，潔冷如故，雖盛暑楮日終不消，嚼之即與中國者無異。變畫草，有類芭蕉，可長三尺，而一莖千葉，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。始藏於百寶匣中，其上緘以胡書。上見而怒曰：「背明向暗之物，是何貴也？」遂命並匣焚之於使前。使初不為樂，及退，謂鴻臚曰：「本國以變畫為異，今皇帝以向暗為非，可謂明德也。」永貞元年，南海貢奇女盧眉娘，年十四，眉娘生而眉如線細長也。稱本北祖帝師之裔。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，後漢盧景祚、景裕、景宣、景融兄弟四人皆為帝師，因號為帝師也。幼而慧悟，工巧無比。能於一尺絹上繡《法華經》七卷，字之大小不逾粟粒，而點畫分明，細於毛髮。其品題章句，無有遺闕。更善作飛仙蓋，以絲一縷分為三縷，染成五彩，於掌中結為傘蓋五重，其中有十洲三島、天人玉女，台殿麟鳳之象而外，執幢捧節之童，亦不啻千數。其蓋闊一丈，秤之無三數兩。自煎靈香膏傳之，則虬硬不斷。上歎其工，謂之神助，因令止於宮中，每日但食胡麻飯二三合。至元和中，憲宗皇帝嘉其聰慧而奇巧，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。知眉娘不願住禁中，遂度以黃冠，放歸南海，仍賜號曰逍遙。及後神遷，香氣滿室，弟子將葬，舉棺覺輕，即徹其蓋，惟有藕履而已。後入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。是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《盧逍遙傳》，而象先之名無聞，故不為世人傳焉。

憲宗皇帝寬仁大度，不妄喜怒。及便殿與宰臣言政事，莫不嚴肅容貌。是以進善出惡，俗泰刑清，而天下風化矣。或延英入閣，未嘗不以生民哀樂為意。或四方進歌舞效樂，上皆不納。則謂左右曰：「六宮之內嬪御已多，一句之中資費盈萬，豈可剝膚捶髓強娛耳目焉！」其儉德憂人皆此類也。

吳元濟之亂淮西，以宰臣裴度為元帥，及對於殿，上曰：「偽蔡稱兵，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也。且安天下用將帥，如造大舟以越滄海，其功則多，其成則大，一日萬里，無所不屆。若乘一葉而蹈洪波，其功也寡，其覆也速。朕今託元老以摧狂寇，真謂一日萬里矣。」度曰：「微臣無狀，叨蒙大用。唯慮一丸之卵不足以勝太山，欸段之馬不足以行千里。但竭臣至忠，以仗宗廟之靈，臣雖不才，敢以死效命。」泣下沾濡，若不勝語。上亦為之動容。

元和五年，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回，云：於海上泊洲島間，忽聞雞犬鳴吠，似有煙火，遂乘月閒步，約及一二里，則見花木台殿，金戶銀闥，其中有數公子，戴章甫冠，著紫霞衣，吟嘯自若。惟則知其異，遂請謁見。公子曰：「汝何所從來？」惟則具言其故。公子曰：「唐皇帝乃吾友也，汝當旋去，為吾傳語。」俄而命一青衣捧金龜印以授惟則，乃置之於寶函。復謂惟則曰：「致意皇帝。」惟則遂持之還舟中。回顧舊路，悉無蹤跡。金龜印長五寸，上負黃金，玉印面方一寸八分，其上曰：「鳳芝龍木，受命無疆。」惟則達京師，即具以事進。上曰：「朕前生豈非仙人乎？」及覽龜印，歎異良久，但不能論其文爾。因命緘以紫泥玉鑲，致於帳內。其上往往見五色光，可長數尺。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，宛如龍鳳。上因歎曰：「鳳芝龍木，寧非此驗乎？」

上好神仙不死之術，而方士田佐元、僧大通皆令人宮禁，以鍊石為名。時有處士伊祁玄解，縝髮童顏，氣息香潔。常乘一黃牝馬，才高三尺，不啗芻粟，但飲醇酎；不施韁勒，唯以青氈藉其背。常遊歷青兗間，若與人欸曲語，話千百年事，皆如目擊。上知其異人，遂令密召入宮，處九華之室，設紫芝之席，飲龍膏之酒。紫芝席色紫而類芝葉，光軟香淨，冬溫夏涼。龍膏酒黑如純漆，飲之令人神爽，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。烏弋山離國見班固《西域傳》。上每日親自訪問，頗加敬仰。而玄解魯樸，未嘗聞人臣禮。上因問曰：「先生春秋既高，而顏色不老，何也？」玄解曰：「臣家於海上，常種靈草食之，故得然也。」即於衣間出三等藥實，為上種於殿前：一曰雙麟芝，二曰六合葵，三曰萬根藤。雙麟芝色褐，一莖兩穗，隱隱形如麟，頭尾悉具，其中有子如瑟瑟焉。六合葵色紅而葉類於莢葵，始生六莖，其上合為一株，共生十二葉，內出二十四花，花如桃花而一朵千葉，一葉六影，其成實如相思子。萬根藤一子而生萬根，枝葉皆碧，鉤連屈曲，可蔭一畝，其花鮮潔，狀類芍藥，而藥色殷紅，細如絲髮，可長五六寸，一朵之內，不啻千莖，亦謂之絳心藤。靈草既成，人莫得見。玄解請上自採餌之，頗覺神驗，由是益加禮重。遇西域有進美玉者二，亡其國名。一圓一方，徑各五寸，光彩凝冷，可鑿毛髮。時玄解方坐於上前，熟視之曰：「此一龍玉也，一虎玉也。」上驚而問曰：「何謂龍玉、虎玉耶？」玄解曰：「圓者龍也，生於水中，為龍所寶，若投之水，必虹蜺出焉。方者虎也，生於岩谷，為虎所寶，若以虎毛拂之，即紫光迸逸，而百獸懾服。」上異其言，遂令試之，各如其說。詢得玉之由，使人曰：「一自漁者得，一自獵者獲。」上因命取龍虎二玉，以錦囊盛之於內府。玄解將還東海，亟請於上，上未之許。過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，彩繪華麗，間以珠玉。上因元日，與玄解觀之，指蓬萊曰：「若非上仙，無由得及此境。」玄解笑曰：「三島咫尺，誰曰難及？臣雖無能，試為陛下下一遊，以探物象妍醜。」即踴躍於空中，漸覺微小，俄而入於金銀闥內，左右連聲呼之，竟不復有所見。上追思歎恨，僅成羸疹。因號其山為藏真島，每詰旦於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。後旬日，青州奏云：「玄解乘黃牝馬過海矣。」

八年，大軫國貢重明枕、神錦衾、碧麥、紫米。云其國在海東南三萬里，當軫宿之位，故曰大軫國，經合丘禹稟之山。合丘禹稟山見《山海經》。重明枕，長一尺二寸，高六寸，潔白逾於水精，中有樓台之狀，四方有十道士，持香執簡，循環無已，謂之行道真人。其樓台瓦木丹青、真人衣服簪帔，無不悉具，通瑩焉如水睹物。神錦衾，水蠶絲所織也。方二丈，厚一寸，其上龍文鳳彩，殆非人工。其國以五色彩石鑿池塘，彩大拓葉臥蠶於池中，始生如蚊睫，游泳於其間，及老可五六寸。池中有挺荷，雖驚風疾吹，不能傾動，大者可闊三四尺。而蠶經五月即跳入荷中，以成其繭，形如斗，自然五色。國人繰之，以織神錦，亦謂之靈泉絲。上始覽錦衾，與嬪御大笑曰：「此不足以為嬰兒繡（左木右席），曷能為我被耶？」使者曰：「此錦之絲，水蠶也；得水則舒，水火相反，遇火則縮。」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，以水一噴，即方二丈，五色煥爛，逾於向時。上乃歎曰：「本乎天者親上，本乎地者親下，不亦然哉！」則卻令以火逼之，須臾如故，上益異之。翌日，出示術士田元佐、李元戢焉。碧麥大於中華之麥粒，表裡皆碧，香氣如粳米，食之體輕，久則可以御風。紫米有類苜蓿，炊一升得飯一斗，食之令人髭髮縝黑，顏色不老，久則後天不死。上因中元日薦於玄元皇帝，故當時道士有得食者。得於太清宮道士朱環中。

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，花始開，香氣襲人，一朵千葉，大而且紅。上每睹芳盛，歎曰：「人間未有。」自是宮中每夜，即有黃白蛺蝶萬數，飛集於花間，輝光照耀，達曉方去。宮人競以羅巾撲之，無有獲者。上令張網於空中，遂得數百於殿內，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。遲明視之，則皆金玉也。其狀工巧，無以為比。而內人爭用絳縷絆其腳，以為首飾。夜則光起妝奩中。其後開寶廚，睹金錢玉屑之內將有化為蝶者，宮中方覺焉。

飛龍衛士韓志和，本倭國人也，善雕木作鸞鶴鷓鴣之狀，飲啄動靜，與真無異。以關戾置於腹內，發之則凌雲奮飛，可高三尺，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卻下。兼刻木作貓兒以捕鼠雀。飛龍使異其機巧，遂以事奏，上睹而悅之。志和更雕踏牀，高數尺，其上飾之以金銀彩繪，謂之見龍牀。置之則不見龍形，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。及始進，上以足履之，而龍夭矯若得雲雨，上怖畏，遂令撤去。志和伏於上前曰：「臣愚昧，致有驚忤聖躬。臣願別進薄伎稍娛至尊耳目，以贖死罪。」上笑曰：「所解伎何？試為我作之。」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，方數寸，中有物名蠅虎子，數不啻一二百焉，其形皆赤，云以丹砂啗之故也。乃分為五隊，令舞《涼州》。上令召樂以舉其曲，而虎子盤回宛轉無不中節。每遇致詞處，則隱隱如蠅聲。及曲終，纍纍而退，若有尊卑等級。志和

臂虎子，令於上前獵蠅，於數百步之內，如鷓捕雀，罕有不獲者。上嘉其小有可觀，即賜以雜彩銀碗。志和出宮門，悉轉施於他人。不逾年，竟不知志和之所在。

敬宗皇帝寶曆元年，南昌國獻玳瑁盆、浮光裘、夜明犀。其國有酒山、紫海。蓋山有泉，其味如酒，飲之甚美，醉則經月不醒。紫海，水色如爛槎，可以染衣。其龍魚龜鱉、砂石草木，無不紫焉。玳瑁盆可容十斛，外以金玉飾之。及盛夏，上置於殿內，貯水令滿，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以為嬉戲，終不竭焉。浮光裘，即海水染其色也，以五彩蹙成龍鳳，各一千三百，絡以九色真珠。上衣之以獵北苑，為朝日所照，而光彩動搖，觀者皆眩其目，上亦不為之貴。一日，馳馬從禽，忽值暴雨，而浮光裘略無沾潤，上方歎為異物也。夜明犀，其狀類通天，夜則光明可照百步，覆繒千重，終不能掩其輝煥。上令解為腰帶，每遊獵，夜則不施蠟炬，有如晝日。

寶曆二年，瀨東國貢舞女二人：一曰飛鸞，二曰輕鳳。修眉夥首，蘭氣融冶，冬不續衣，夏不汗體。所食多荔枝榧實、金屑龍腦之類。衣駢羅之衣，戴輕金之冠，表異國所貢也。駢羅衣無縫而成，其紋巧織，人未之識焉。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為鸞鶴狀，仍飾以五彩細珠，玲瓏相續，可高一尺，秤之無二三。上更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台，每歌聲一發，如鸞鳳之音，百鳥莫不翔集其上。及觀於庭際，舞態豔逸，更非人間所有。每歌罷，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，蓋恐風日所侵故也。由是宮中語曰：「寶帳香重重，一雙紅芙蓉。」

上降日，大張音樂，集天下百戲於殿前。時有妓女石火胡，本幽州人也，挈養女五人，才八九歲，於百尺竿上張弓絃五條，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，衣五色衣，執戟持戈，舞《破陣樂》曲，俯仰來去，赴節如飛。是時觀者目眩心怯。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，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，手中皆執五彩小幟，牀子大者始一尺餘。俄而手足齊舉，為之踏渾脫，歌呼抑揚，若履平地。上賜物甚厚。文宗即位，惡其太險傷神，遂不復作。

文宗皇帝尚賢樂善，罕有倫比。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之暇，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。故當時以文進者，無不諛諛焉。於是上每視朝後，即閱群書，見無道之君行狀，則必扼腕歎欷；讀堯舜禹湯傳，則歡呼襍袂，謂左右曰：「若不甲夜視事，乙夜觀書，何以為人君耶？」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，上多自出題目。及所司進所試，而披覽吟誦，終日忘倦。常延學士於內廷，討論經義，較量文章，令宮女已下侍茶湯飲饌。而李訓講《周易》微義，頗葉於上意。時方盛夏，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。訓謝之，上曰：「如意足以與卿為談柄也。」上讀高郢《無聲樂賦》、白居易《求玄珠賦》，謂之玄祖。傳於水部賈弼員外。

大和九年，誅王涯、鄭注後，仇士良專權恣意，上頗惡之。或登臨遊幸，雖百戲駢羅，未嘗為樂，往往瞠目獨語，左右莫敢進問。因題詩曰：「輦路生春草，上林花滿枝。憑高何限意？無復侍臣知。」

上於內殿前看牡丹，翹足憑欄，忽吟舒元興《牡丹賦》云：「俯者如語，合者如咽。」吟罷，方省元興詞，不覺歎息良久，泣下沾臆。時有宮人沈阿翹為上舞《河滿子》，調聲風態，率皆宛暢。曲罷，上賜金臂環，即問其從來。阿翹曰：「妾本吳元濟之妓女，濟敗，因以聲得為宮人。」俄遂進白玉方響，雲本吳元濟所與也，光明皎潔，可照十數步。言其犀槌即響犀也，凡物有聲，乃響應其中焉。架則云檀香也，而文采若雲霞之狀，芬馥著人，則彌月不散。制度精妙，固非中國所有。上因令阿翹奏《涼州曲》，音韻清越，聽者無不凄然。上謂之天上樂，乃選內人與阿翹為弟子焉。

開成初，宮中有黃色蛇，夜自寶庫中出，游於階庭間，光彩照灼，不可擒捕。宮人擲珊瑚擊之，遂並瑛而亡去。掌庫者具以事告，上令搜揲庫內，乃得黃金蛇，而珊瑚瑛著其首。上熟視之，曰：「昔隋煬帝為晉王時，以黃金蛇贈陳夫人，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。」左右因暗領下有字，上蹙然曰：「果不失朕所疑耳。」阿，煬帝小字也。上之博學敏悟，率多此類。遂命取頗梨連環繫於玉兔之前足，其後更不復見焉。以兔能啗蛇也。

上好食蛤蜊，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，中有擊之不裂者。上疑其異，乃焚香祝之。俄頃自開，中有二人，形眉端秀，體質悉備，螺髻瓔珞，足履菡萏，謂之菩薩。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合，以玉屑覆之，賜興善寺，令致敬禮。至會昌中毀佛舍，遂不知所在。傳之涇州從事陳訥。

王涯初為大官，名德聞望頗為朝廷欽仰。末年恃寵固位，為士大夫譏之。其所居之地，妖怪屢見，知氣者以不吉語告之，而涯廣自引論，曾無休退之意。及伏誅，時人謂王公禍至不省，惑矣！

鄭注奸險，左道惑人主，為天下側目。鄭鎮鳳翔日，有草如茵，生於紫金帶上。注既心有所圖，乃喜謂芝瑞。識者以物反其所。夫草生於土，常也；今生於金，是反常也。鄭氏之禍將至，其不久矣。注又嘗置藥篋，藥化為青蠅萬數飛去。注頗惡之，數日不視事，未踰月而誅焉。

賈餗布衣時，謁滑台節度使賈耽，耽以餗宗黨，復喜其文才宏麗，由是延納之。忽一日，賓客大會，有善相者，在耽座中。及餗退而相者謂曰：「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，當位極人臣。然當執政之時，朝廷微變。若當此際，諸公宜早避焉。」耽領之，以至動容。及大和初，餗秉鈞衡，有知者潛匿於山谷間，十有三四耳。

王沐者，涯之再從弟也，家於江南，老而且窮。以涯執相權，遂跨蹇驢至京師，索米餓舍。經三十餘月，始得一見涯於門屏，所望不過一簿尉耳。涯潦倒無鴈序之情。大和九年秋，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，涯始一召見，欵曲而許微官處焉。自是旦夕造涯之門，以俟其命。及涯敗露伏法，仇士良收王氏家族，沐方在涯私第，以為族人，被執而腰斬之。

舒守謙即元興之族也，聰敏慧悟，富有春秋。元興以源流非遠，而禮遇頗厚，經歲處元興舍，未嘗一日間怠於車服飲饌。元興謂之猶子，薦取明經第，官歷秘書郎。及持相印，許列清曹命之。無何，末年以非過怒守謙，至於朔旦伏謁，頓不相見。由是日加譴責，亦為童僕輩白眼。守謙既不自安，遂置書於門下，辭往江南。元興亦不見問。翌日，辦裝出長安，咨嗟蹇分，招恨自失。即駐馬回望，泣涕漣洏。始達昭應，忽聞元興之禍，釋然驚喜，是時於宰相宅收捕家口，不問親疎，並從誅戮。當時論者以王、舒禍福之異，有定分焉。